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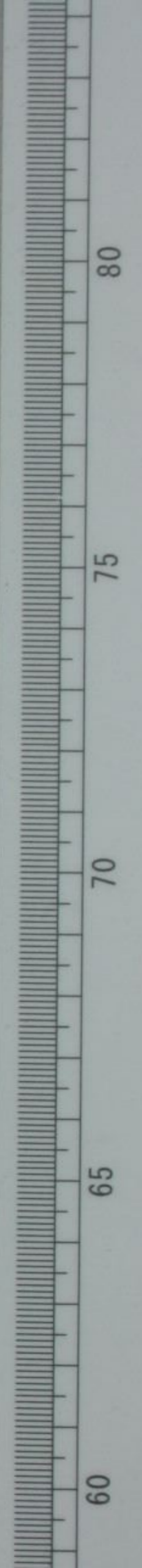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四義字集  
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8



文庫 11  
A 1695  
18

柳田泉文庫



后得曰弥  
大好儒学  
故卓然自  
立如此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卷之下  
蒲生重章子闇著

岩崎彌太郎傳

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在俊傑。其  
彌太郎之謂邪。弥太識航海之為急務。大起運漕之  
業。遂為世之大益。余偉其功績也。立之傳。

彌太郎名寬。號東山。岩崎氏。弥太郎其通稱也。父曰  
彌次郎。母小野氏。世為土佐國安藝郡井之口村名  
族。年七歲始就學。十四歲藩主養德公召見。弥太賦  
詩以獻。公歎賞以為奇童。賜金若干。人以為榮矣。弥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下

蒲生重章

后得曰開  
口成名聯  
才鋒不可  
當

太遂留高知入岡本疊浦門益勉學安政九年到江  
戶執贄於安積良齋門明年聞父為村吏所誣罹禍  
晝夜兼行以十三日達鄉是時道路之便未開雖藩  
急報猶不費十日不能達高知而弥太乃能如此人  
驚其捷且感其至孝弥太直詣郡奉行廳訴父冤奉  
行既納村吏賂言不聽弥太怒乃大書廳門柱曰官  
以賄賂成獄因愛憎決奉行視而怒使削去之弥太  
復潛大書廳壁如初奉行益怒命吏捕弥太鞠問弥  
太默而不言奉行再三詰之弥太毅然答曰僕所書  
也因罰之禁到城下周圍四村弥太乃移居神田村

又曰好經  
濟

杜門讀書自是其名籍々於士大夫間與後藤象次  
坂本龍馬諸子結交尤為吉田東陽所知東陽土藩  
碩儒也安政五年奉藩命之長崎探訪外國形勢事  
情慶應二年出仕藩奉職開成館掌勸業事務明年  
以藩命再之長崎管通商事務遂航朝鮮既而歸藩  
任少參事為大坂邸留守專掌會計當是時藩船多  
要費用殆不可支因委之於弥太々々乃創九十九  
商會以大開運漕之業蓋以藩船用於通商一旦有  
事則還之藩而充軍艦之法也明治四年朝廷廢  
藩置縣弥太乃辭官解商會還船舶其所得金數萬

近世偉人傳  
卷之四  
蒲生氏村

后得曰不  
負為東洋  
男兒

近世偉人傳 卷第四 一 洋生氏本  
圓悉還納更購船舶數艘於藩廳。創瀛船運漕業於  
大坂。於是始為自己獨立之業。即三菱會社是也。時當  
猶稱三七年甲戌佐賀兵起奉朝命運漕庶物於  
戰地。是歲移會社於東京茅場坊。既而台灣之役起。  
朝廷購瀛船數艘以委舟弥太。運漕貨物於戰地。十  
年丁丑西南兵起弥太又奉朝命掌運漕役罷賞  
其功叙勳四等後益盛運漕之業。於是本邦航海之  
權實落其手云。十八年乙酉疾發二月六日叙從五  
位。其明七日遂卒年五十二。疾革也大聲曰東洋男  
兒看護者皆喫驚問所欲言弥太曰東洋男兒平生

所計畫未成十之二三。嗚呼已矣。乃與弥太為人豪  
宕豁達好儒學厚乎人倫克耐艱難平素勤儉不苟  
費然至於興世益周人急則往々擲萬金而無吝色  
朝廷褒賞其善行者前後蓋數十回。至於賜金杯二  
銀杯五十之多云。病中自知不起遺囑家人曰余歿  
則新築邸宅以與社負舊故某々其仁厚如此  
善諷子曰余不識弥太然觀其寄萬金於斯文學會  
而知其有志於斯文也。又聞其通家岩崎直馬說其  
軼事。又曾遊塑生館觀其塑像覺精悍之色秀英之  
氣猶溢乎眉間也。嗚呼真東洋俊傑也哉。

近世偉人傳

義集日編下

三

蒲生氏本

徐少芝曰。彌太疾革。自呼曰東洋男兒。足以當之。無愧矣。未成者十之二三。猶有歛歔無已之情。若世之謀人家國者。十無二三成。其將何顏見此男兒邪。

陳衡山曰。吾欲合五洲設一總商會。安得如彌太者與之謀。

孫君異曰。彌太的是好男兒。其省親見其孝。其訴冤見其勇。其還金也見其廉。其理財也見其智。而急人之急。臨歿以邸宅分與社員。尤見其慷慨。若此者得一已足。况兼之哉。而猶以未成之二三。拳

拳不釋焉。是可想見其志之大矣。嗚呼好男兒歟。小山春山曰。嗚呼岩崎子。明治中興第一等人物。而展其才成大事業者。即一朝廷大度之所致。使之生于舊時乎。一藩計吏而止焉耳。何代無才。而其屈伸之權在上。治亂之機亦在于斯。豈唯商業會社而已哉。

十河晉齋曰。余相識岩崎氏於良齋先生門。其人剛毅而慈仁。憂國事。恤人急。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然以此心遂成大事業。此傳善盡之矣。

井戶正朋傳

井戶正朋稱平左衛門。其先出自大織冠鎌足。至中世正時仕織田信孝有軍功。賜賞狀及物。今尚藏之。祖正盛仕德川嚴有公為勘定。食祿百五十苞。正盛歿子正房嗣事常憲公。天和癸亥為本城勘定。其弟正和亦被登庸。給廩米十口。既而以奉職勵精。賜祿百苞。為本城勘定。無何增賜五十苞。正和無男。養野中重貞之子正用。以其女配之。元祿五年正和歿。正用嗣。為小普請。既而遷表火番。十五年秋進勘定。以修諸國堤防。巡視四方。生民利害。賜楮金二枚。以賞

之。遂轉代官。管理石見備中備後。嘗周巡石見沿海數村。視土民生產之薄。憫然思救之。之。策會有一僧自薩南來。正朋延見之。談及救荒僧曰。薩有奇種曰甘藷。自琉球傳。其味甘美。可以常食。正用大喜。乃請官求之於薩。令民藝之。一歲西南旱蝗。石州尤甚。庶民將餓。正朋不告官而賑廩米一萬苞於窮民。終莫一人至流亡。餓死者乃藝甘藷與發倉廩之力也。既而事聞。召正朋。知其專斷之罪不可逭。乃自刃于備中小田郡笠岡官舍。實享保癸丑夏某月也。石州民聞之。如喪父母。每村立石祭之。明治初請官

新建祠堂於石見國迹摩郡大森坊稱井戶神社云。  
正朋為人忠孝仁恕臨死作遺書一通贈子內藏助。  
縷々千餘言以事君致命講究文武祭祀祖先憐恕。  
家人慎戒私忿等數事辭氣懇惻一讀動人死時年。  
六十有二。

善諷子曰嗚呼正朋一死以救民宜矣其祭於社也。  
後之為民牧者苛征重斂熟視流凶餓莩或付民產。  
於公賣恬不之省吾不知其何心也項獲正朋軼事。  
於其通家松岡古道慨然立之傳。

徐少芝曰正朋不惜一死以拯萬人之饑萬人活

矣而正朋得謂之死哉。

陳衡山曰一死以全萬命較之指困麥舟之助功。  
高百倍。

孫君異曰正朋救民之隱即於巡村時基之可謂。  
勤求民瘼矣至其發倉振飢全活甚衆朝廷召之。  
未必其即見責也遽以自戕里中失好宰官惜哉。  
小山春山曰古之民牧愛民如子民仰之如父母。  
疾病痛痒如己有之故居則親之去則慕之生祠。  
死祭沒世不忌後世則不然侵漁朘剝與民為仇。  
甚則至有請其解任者安有於為民之父母如正

朋可謂不愧古循吏矣。

岡田后得曰。甘藷原出于呂宋。明萬曆中始入支那。元祿中傳薩摩。迨井戶青木諸氏始廣傳播諸州。遂為採荒大益。閩州府志載甘藷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此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此塗。獲令朱。藷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此為不死之大藥。誠然。凡物以鮮為貴。甘藷以多見賤。然其能救饑。勝玉禾瑤桃也遠矣。

又曰。聞明治十九年。海內餓死盈一千二百三十六人。何其夥也。使正朋知之。其謂之何噫。

田中丘隅傳

丘隅字喜古。本姓窪島氏。武州八王寺人。其先仕甲州武田氏。丘隅夙抱經世濟民之志。常慕管仲之為。入川崎驛。小向村田中某器之。養為嗣。以其女配之。享保初。川崎驛衰弊。人民多離散。代官登用丘隅。治之。人民安業。既而官召問農桑水利。丘隅條對副旨。乃命治荒川。濬酒匂川。築堤防。名曰文命堤。建碑記其顛末。遂擢為代官。治多摩崎玉二郡。其莅官先均賦稅。除冗費。省徭役。制民產。察姦偽。抑健訟。民庶悅服。初丘隅之微時。網于川。獲鱮魚一尾。將以饋親戚。

近世偉人傳

淺草四編下

七

蒲生氏



洞齋曰文  
字古雅

攜過山林偶見雉之離于羅四顧無人乃以鱸魚換  
之而去既而雉兔者至大驚持歸示村人皆曰魚而  
在山恠甚乃問之日者々々云此山神降禍崇山崩  
為海之兆宜祭其魚以禳焉村民大慰乃醵金斂鱸  
魚瓶中埋之土中建祠而祭名曰鱸魚大明神巫祝  
等亦利之誘愚民又醵金將行神事丘隅聞之竊笑  
乃詣其村謂庶民曰我田中丘隅者也善禳其禍崇  
慎勿駭我所為庶民諾焉丘隅乃掘祠出瓶串鱸魚  
竹燒祠前華表炙之自酌其神酒食盡鱸魚曰禍根  
已絕矣大笑而去村民大駭後丘隅迨為貴官過其

后得曰好  
笑

村詳語其事解愚民惑云丘隅官暇論民政著書二  
十卷名曰民間省要竊擬管子牧民之篇嘗置義田  
以救親戚故舊及鰥寡孤獨享保己酉冬十二月以  
疾終于家

善諷子曰余近日讀朝野新聞見有民窮而一村悉  
付公賣又載詩云督責逋租吏勢強窮民血淚熱於  
湯一村公賣人煙寂好築如城舞蹈場嗚呼烏得若  
丘隅其人者以救之哉悲夫 明治廿年丁亥夏屬  
稿于瓊瓏齋中

小山春山曰丘隅倜儻而有實才與齷齪之吏迴

又曰絕妙  
淳于髡東  
方朔口吻

庭子聞立傳之意于論贊中見之矣。豐島洞齋曰丘隅卓異之人而為卓異之事其意亦唯在恤民可謂不愧代官子養民之職者欲得若人救今日子聞叙述致意深。岡田后得曰此傳真可為方今縣令龜鑑矣鱸魚大明神與風俗通所載鮑神君事相似亦可笑也。

近藤重藏傳

近藤重藏名守重號正齋重藏其通稱舊幕府旗下士也為人倜儻不羈好功名寬政十年戊午奉命巡視蝦夷渡北溟之堅冰踏朔漠之積雪東窮魯西亞國境西抵韃靼國界其航惠土路府也遭颶船將覆人困頓不能操楫重藏擐赤甲戴鹿角標胄拔長刀立船頭叱夷人曰汝不努力操楫我悉斬汝等夷人懇而操楫既達則魯人已建十字柱置銃砲及佛像等重藏悉奪之更建一大標於山上山名カムイワツカオイ大書大日本惠土路府又到知由須駕島々方二百三十

洞齋曰非斯雄壯之文則不能寫斯雄壯之狀

近世偉人傳 卷之四 蒲生氏村

后得曰我邦定遠侯

里恩威兼施夷人悉服從稱重藏曰赤鬼稱島曰近藤島云文化四年丁卯魯人寇于蝦夷南部津輕佐竹庄內諸藩皆出兵堀田攝州又舉重藏遣寇所重藏復擐赤甲戴鹿角標胄航蝦夷講防禦之策有所建議幕府遂置松前奉行此行重藏垂死者數矣其航加武多連也船覆僅免溺絕糧食魚者數日北海事治以功為御書物奉行掌楓山文庫書籍於是涉獵秘帙著古文故事七卷或讒其私抄秘府書出世遂見奪其職為小普請組徙居于城西驪村以其功名不遂居常快々嘗築假山象富士嶽名新富士撒

又曰禍胎

春山曰羊叔子峴山之

后得曰王莽謙恭未篡時乃是

布自北海獲來石弩矢於其下任人拾去是以好奇之徒來游不絕命石工作已被甲胄像二軀一置山上置城北瀧野川洞穴其石像今尚存矣晚驕侈耽酒色資財蕩盡暴怒如狂文政九年五月斬人以其罪幽于分部氏封地播州林田於是重藏謹慎折節讀書林田士人多服之為弟子日夜學習一日弟子欲報之德問其所欲重藏固辭之強請重藏曰然則賜金乎然金今無所用貯畜以供死後建碑之資耳弟子爭贈金重藏受而貯之既而稱病不食頗見疲勞狀弟子侍病問其所欲重藏曰我無復所欲但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續 九 蒲生氏村

久不見天日。踏中土壤。若得乘快晴。閑步詣某神祠。幸矣。願子等能圖之。弟子為請有司。々々曰。此幕府囚人也。不得私許。然彼平生謹慎。且病羸。壯士二三人護衛之而行。何不可之有。子等私圖之。弟子乃使壯士二三人扶重藏而行。神祠在郭外半里許。重藏四顧逍遙。既到祠下。古木蕭森。白日猶暗。重藏覘其無人。直奪從士佩刀。斬之一士。辟易走歸。告之。有司大驚。遣捕卒數十人。逮之不及。令國中大索之。重藏既逸。抵國界。土人以竹梯遮路。遂刺殺之。有司乃以病死告幕府。初重藏以弓矢奉行。于役大坂。見大鹽平

后得曰見  
人太明見  
已則暗矣

八而歸。語家人曰。平八不得其死。然者也。平八亦及重藏。歸語弟子曰。重藏不得其死。然者也。後果各如其言。

善諷子曰。余觀其晚節蹉跎。欲因石像謀不朽。深悲其志矣。又觀其病中貯弟子贈金。蓋欲得間走蝦夷。濟事也。何其壯哉。然斬其從士。殘忍不顧。不得其死。然也。亦宜矣。

徐少芝曰。重藏蓋有為之人也。不得其死。固自取之。抑有使之者矣。

小山春山曰。重藏真奇傑之士。能裁而用之。則其

正世章人專  
卷四  
蒲生氏相

立功名不可測也。而屈抑不使伸其才。致佛鬱無聊發狂疾而死。幕府之捨人。不獨重藏噫。

豐島洞齋曰。英雄末路誤事。古今不為鮮。大鹽平八之誤事。其害及國家。重藏之誤事。其害止一身。雖然使二人者易其位地。則其所為又易之。未可知。臭味所同。各豫知不得其死。然亦可謂奇。

又曰。近日荻野由之紀。重藏軼事。頗有創聞足徵者。宜與此傳參看。

平川子儀傳

子儀名嘉。通稱覺藏。号東州。子儀其字。幕府旗下士。梨本靜宥第二子也。嘉永中。冒父本姓山下氏。安政五年。復梨本氏。文久三年。為旗下士。川口陳房所養。子儀幼而穎敏。好學。有吏幹。從海保漁村學。又入昌平黌。年甫十二。就試讀小學四書五經。不錯一字。賜褒辭及銀三枚。後遂為學問所寄宿頭取。職平素黎明。盟漱。端坐讀書。聲徹黌中三寮。一日歸家。寮生相語曰。今朝黎鷄不在。諸君請放心。晏眠。蓋以子儀早起朗讀。擬雞聲也。閣老阿部勢州巡視黌中。令生徒

后得曰方  
今小學校  
不使兒童  
讀四書五  
經其不出  
異材亦宜  
矣  
春山曰懶  
惰書生之  
亡狀如見

近世韋人傳  
長壽日編下  
十一  
補上

講經。子儀講大學。釋義精詳。音吐明亮。勢州大稱之。  
林祭酒嘗問黌生才學優等。鹽谷宕陰以子儀對。子  
儀又精平算術。慶應中。在箱館。時學校無教算術者。  
組頭平山敬調役三田葆光等。使其子弟就而學。其  
在駿之沼津也。開講堂稱淡以成社。專教以經史及  
文章算術。人才彬々出焉。後多為官吏。顯名者云。子  
儀初為幕府縣令史。理簿書敏捷。年十八為縣令。今  
川忠怒屬吏。在信州中野。曾巡檢部內貯穀荒田。瞭  
然如視。諸掌部民愕然相語曰。檢吏之來。慎勿相欺。  
年則太早。眼則特老。其在箱館。奉行小出和州銳意。

四句用韻

要會計整理。特置委員。子儀與調役石賀某當其任。  
理自甲寅歲至甲子歲。凡十一年間。金穀出納不差。  
毫釐。和州賞其功。賜銀若干。其在步兵衙。屬第一聯  
隊。掌衙中庶務甚力。及出駐京阪。建議注日錄。發報  
告他日。江戶本營有會議事。係京阪情況。步兵頭某  
取一聯隊所送報告檢之。詳悉無遺。大為會議之資。  
步兵奉行遂令各隊倣之。明治元年鳥羽之役。子儀  
在德川氏隊中。自大阪進到伏見。糧食未至。子儀見  
調役某促之曰。午餐設在二条城。子儀怒曰。噫。余不  
復與子言。遽面調役組頭某。以佐官命備糧食。某不

春山曰當  
時幕吏之  
情態率皆  
然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下

三

補上九序

洞齋曰層層逐次叙述文勢愈雄健如神龍起玄雲敬々服々

春山曰子儀胸中成算綽有餘裕洞齋曰卓然有守不為利回

能拒乃使屬吏具之俄發伏見到鳥羽戰起而糧食猶不至諸隊饑餓不能起而第一聯隊獨得不餓人服其敏矣其自鳥羽歸于江戶也將有為與隊中議不協事遂寢及德川氏封駿河藩廳促令為朝臣朝臣子儀乃上書辭之其略曰自藩士進班朝臣義固無不可但如今則時勢有所不可焉且如一家生活則餽生自有計畫在決不累公家也祇名藉在德川氏則足矣藩察其志不可奪乃許其從駿之請既從駿舊友交勸仕朝不從無何藩廢舊友寄書曰嚮勸出仕子不從良有以也今藩既廢四海一家不仕

簡而意盡

朝則夷狄矣於是乎始仕朝為陸軍兵學寮十五等時明治六年也無何轉千葉縣權少屬累遷至中屬會有縣會之舉議事堂亦新成而當時憲法未立屬官村吏共為議員而縣令自為議長子儀為文規之議論剴切其略曰會議之為事固盛且美矣但議長不喜聞己過而議負圖一身之便則會議之實效何由得成立邪縣令柴原氏嘉納之子儀又建議以亞刺比亞數字製表當時吏胥寡知之者皆以為不便居數月漸覺其便後及簿記法盛行始服其先見矣七年補檢查寮十等出仕九年遷檢查權大屬十

立世律八專  
長集四編下  
十  
補正式辭

年檢查寮廢轉任大藏省四等屬連進為一等屬時  
有小野組負債處辨征討費大計整理會計年度改  
正收支科目釐革等事子儀常選為其委員並有功  
受賞賜前後十三回子儀又上副則議檢查寮附例  
實因此議行十四年十月遷為檢查官補奉職會計  
檢查院時岩村通俊渡邊昇遞為院長安藤就高副  
之檢查開拓使出納作開拓使收支統計五卷檢查  
官管理之而其編輯剪裁則子儀專任之院長嘉其  
功特召賞之子儀自居劇職無暇讀書乃雖祁寒溽  
暑之時每曉必以四時起了讀課十有三年如一日

后得曰應  
前梨鷄

春山曰經  
濟要語在  
眼前而人  
不之知及  
求之悠遠  
可惜也已

矣尤敦乎人倫其展墓追遠年々不怠作薦誠壇祭  
典劄記々中有汛掃表亦好施與作分與表一日有  
客謂子儀曰方今經濟書大行僕亦窺其一斑而貧  
窶不能自立君能立產餘財以賑恤親戚舊故不知  
讀何書而致之乎子儀應聲答曰大學不云乎為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以是施于國則國不匱  
以是施于天下則天下足矣而况一家乎客感嘆而  
去今茲丙戌子儀年四十有八而其行事卓々如此  
異日其所造詣豈可量也哉  
善諷子曰生前立傳非古也而特立子儀傳者欲以

後世... 善諷子曰生前立傳非古也而特立子儀傳者欲以



洞齋曰以明文生立明士傳其為懶惰士之針秘莫大焉

戒世之早年懶惰終身無成者也子儀言行可錄者猶多矣其女壻某嘗作其言行錄余擇其最大者而次第之云

又曰三句十一字當今炯戒

又曰子儀蚤起讀書有梨雞之目則其所讀之書蓋不下數千卷而尤用力大學乃嘗自謂余無他長只以勿自欺為畢生誠嗚呼其本既立宜矣吏治之出乎等輩也世之自欺欺人者可以鑒矣

徐少芝曰古人不可作若擇善而從以今人為師資視古人更切近矣是在讀此傳者  
小山春山曰余嘗為子儀序其家譜參考云子儀

純摯忠厚自奉儉薄俸祿常有贏以之供祭祀且周親戚故舊窮乏余讀其所記汛掃分與二表得范文正義田遺意焉嗚呼聞子儀之風視子儀之行而讀子儀之所編誰不戒薄俗思古道邪竊不以為溢美今讀此傳子聞亦傾倒如此因節錄以代評語云

豐島洞齋曰善讀書者事功烈々如此孰謂孔孟之道迂  
岡田后得曰子聞所交人皆足以立傳可謂善擇友矣

椿々山傳

椿山名弼。字篤甫。通稱忠太。椿氏椿山其號。休菴。琢華堂。並其別號。父嘉右衛門下總國香取郡和田村農椿七郎右衛門第二子。仕舊幕府。給廩米三十苞。別支二人俸。職槍同心。母林氏住江戶小石川。椿山年甫七歲喪父。為母所鞠。母賢。教育甚至。椿山嘗請得資治通鑑讀之。母大喜。出二十金購而與之。既長。容貌魁偉。長六尺餘。天資英邁。不喜浮華。常著綿衣。穿草履。修文武諸道。於兵學砲術劍技皆得其奧旨。常慨然曰。我生武門。豈可居治而忘亂乎。乃命工製

洞參曰先叙其剛武之狀又曰次及其技能

春山曰蓋椿山之畫晚年脫文鬼之蹊遲於華山少斟酌耳洞參曰終說其孝義

甲冑銃射以檢其堅脆。雪日探甲被蓑衣戴管笠登芝愛宕山以試其適躰否乎。其勵操如此。性好繪畫。始學金子金陵已而師谷文晁。與渡邊華山友善。其於画法得華山為多。又取法於宋元明諸大家。尤喜暉南田筆意。畫名遂馳海內。雖斷絹零楮人以鉅財購之。椿山深思母氏鞠育之恩。潤筆所得悉供之。奉養隣里。感其至孝。具狀告諸官。為賜錢物以褒之。寶天保二年十月某日也。其居母喪終始不脫袴。及華山被禁錮。屢贈書及物以慰之。又上書乞其恩赦。及其歿也。千里詣墓。其厚於人倫如此。嘉永七年甲

寅病肺而歿。年五十有四。椿山於畫尤長。花卉。然一  
 卉一花不苟。下筆。齋藤某嘗乞墨菊。椿山乃起稿。再  
 三。不滿意。遂更者四十回。而始畫畢矣。西村養和者  
 居其隣。一日乞畫。曰。某不解畫法。安知其巧拙。唯獲  
 孝子所筆。則足矣。椿山感泣。遂作名花十友圖。以贈。  
 大槻盤溪題文賞之。椿山嘗謂其弟子野口幽谷曰。  
 凡人欲以一事業鳴于天下者。慎勿以寒暑上口。人  
 生僅五十年。而除寒暑其餘幾何。宜以夜繼日。孜孜  
 勉強。豈暇於厭寒暑乎。幽谷善奉其誨。竟以画法鳴  
 于天下云。

后得曰方  
 今書生輩  
 宜三復焉

善諷子曰。余觀椿山花卉。芬芳嬋妍如生。嗚乎。雖小  
 技。不以精誠作之。亦不能詣其妙。况大焉者乎。聞幕  
 府嘗欲登庸。遣人諭之。椿山曰。臣不肖不通吏事。恐  
 敗事。固辭之。終身閑散。專心繪事。倦則把筌吹數曲。  
 忻々如也。無復他嗜好於戲達哉。  
 小山春山曰。世之有眼者。莫不稱椿山之畫。誰知  
 其人剛健志操卓絕如此。蓋古今秀於一藝者。大  
 抵由於人品。人品不高。徒善技藝。與優倡傀儡何  
 擇。  
 子闇此篇意在詳叙人品。則益乎世。而重其人也。

豐島洞齋曰。豪傑之善畫。皆欲以洶瀉其磊恢鬱結之胸也。故當潑墨流形也。其神韻風格。湊于阿堵中。與夫徒售技者相距遠矣。椿山文武兼修。忠孝勵操之氣。凝集於畫。其妙不亦宜哉。而子闇之稱之。不在其畫。而在其人。

岡田后得曰。椿々山画精妙。直奪造化。盖由于其人。有學識而然也。若其人凡庸。則形似逼真。五彩奪目。亦但俗画。不足稱也。黃大史題画云。一邱一壑。自須其人。曾有之。但筆間那可得。可謂知言矣。

伊勢胤久傳

胤久稱多兵衛。羽州秋田縣平鹿淺舞村寺館忠寄第二子。年十八。出為同村農。伊勢某義子。其家素不其富。胤久勤儉治生。家道日富。性慈仁。好施與。鄉黨有死亡。罹災者。必贈米金。或薪炭。貧而不能自活者。夜中投米金於其家。而去。使不知其為誰。又有孝子。節婦。及學術超群者。必贈財物以賞之。然避其好名之嫌。而不署名。又捐金於道路橋梁及神社佛閣之脩繕甚多。或欲上申之於官。胤久固拒之。天保四年。海内凶荒。餓莩橫道。胤久盡力救恤。活者甚衆矣。自

是每年蓄粟備救荒。晚年至千五百餘苞之多。尚命其子多右蓄貯。不已。明治十二年。大教正變堂禪師。觀其倉廩貯蓄。感嘆之餘。大書勸則不匱四字以贈。松方大藏卿亦嘉之。贈周急二大字匾云。十四年九月。車駕北巡。賜褒辭曰。日夜專心稼穡。蓄殖家產。篤乎親戚知友。獨力救助貧民。捐貲於道路橋梁修繕。奇特可稱。汝年齒方高。其自愛。時年八十七。明年大開壽筵。有栖川親王賜國詩以祝焉。胤久作壽杯七百餘頌之知友。如貧者特與米金。如其親戚四十人。則各贈金十圓。饗宴凡七晝夜。其所費至金千

春山曰此  
一語以見  
其有卓識  
矣

餘圓云。是歲八月溘焉逝矣。胤久雖不學。其識見亦  
有足多者。先是庚辰歲。楮幣價格低落。米價騰貴。農  
家暴富。或起土木。或置別墅。日赴奢侈。胤久獨嘆曰。  
農家破產之時至矣。何則。楮幣價格復原。米價低落。  
將何以救之。後果如其言。借其金而不能返者。皆許  
或期十年或廿年。賦返原金者。殆百餘人。每年以  
十二月某日為返期。大設美酒佳肴。饗之。返金者屈  
指俟其期。無敢後者。或謂胤久曰。子已年賦其金。而  
不收息。又作酒食饗之。何其失之甚也。胤久笑曰。吾  
豈屑爭小利哉。衆皆欣然。來返金。則不已。大得乎。

其卓絕如此。善諷子曰：余觀胤久善行，孔子所謂善人者，歟？若其作酒食饗負債者，亦得馮驩之遺意矣，而非履其迹也。於戲！躋哉。

徐少芝曰：其治生或有可及者，若其施與及饗負債者，則能人所難矣。孰謂不學無術哉。

陳衡山曰：致富好施，人所易能，而饗負債者酒食較為益，嘗焚券更進一籌。

孫君異曰：胤久一生慮圍藻密，無或一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文序次磊落，入古篇法，亦極卓

絕，必傳無疑。

小山春山曰：論贊簡健，得史漢之遺法。

岡田后得曰：胤久獲此佳傳，乃不朽，宜復大作酒食以饗作者耳。不識其子孫善繼，乃父之志乎？否。

又曰：胤久雖曰未學，猶學也。今夫讀孔孟之書而忘本負恩，或鄙吝無耻，失四端者，比々有之。讀此傳，能無恆怍乎？噫。

偏無為傳

偏無為名貞鎮字伊織通稱定右衛門本姓井田氏。冒母姓五十嵐氏有故又冒依田氏偏無為其號以號行武州府中人。父母沒後徙居于江戶谷中。為人溫雅愛幽閑學步神儒佛三教耽著述年四十著舊事本紀箋三十三卷。諸神鎮座記二十一卷。秘傳錄十八卷。空華集十七卷。灌傳深秘若干卷。延享二年。東叡法王命偏無為傳習攝州四天王寺所修神事祭法。因賜衣冠時人榮之。年七十欲究神道之淵源詣出雲大社及紀州熊野遂留住西京三年其名達

九重乃因姊小路公文卿以其所著三種神器傳從璽十宝傳二書進獻之。帝覽之嘆曰翁誠我邦之宝也。惜哉年已老矣九条左大臣尚實公及長門侯佐倉侯園部侯沼田侯等皆執贄受業云。偏無為修行潔齋不娶無子。明和元年三月十七日泊然又手而逝。年八十四。前後所著有一百三十餘卷。善諷子曰偏無為以匹夫為王侯所尊崇豈不亦偉乎。余少時數遊甲州過府中一小驛耳不圖生若人因問其軼事於故老如如無復知者嗚呼惜哉。徐少芝曰亦讀儒書而不娶無子畸矣。

小山春山曰。偏無為學涉三教。而有等身之著。然世無知之者。何其不幸也。今乃因偉人傳。傳其概乎不朽。是不幸中之幸矣。

豐島洞齋曰。偏無為無妻孥之奉。唯耽著書。歲及七十。猶欲究神道之秘。其矍鑠氣象。洵可嘉矣。為至尊所惜。可以為榮。

岡田后得曰。如偏無為。所謂以身殉道者歟。今儒則以身與道為別物。或以身殉名。或以身殉利。甚則悔學於孔孟道。悲夫。

笹岡希默傳

后得曰子聞所以立傳

又曰參乎以魯得之

又曰此一難得笑今世所

希默名靜。稱市正。號泊齋。笹岡氏。越後村松人家。世豪富。少時遊京師。從學稻葉迂齋。博通和漢書史。尤好神道。遂為祝為人。魯鈍而憂。慾常語人曰。人若苟去四氣。則終身無事安樂也。人問其目。曰。色氣利氣。食氣勝氣是也。一日其姪謂希默曰。君常勸人去四氣。請先自去。四氣讓與叔父家。產於愚姪乎。希默笑曰。誠好矣。乃悉與家產於其姪。懷路資若干。而出鄉遊江戶。僑居于赤坂東橫町。環堵蕭然。讀書樂道。不事生產。隣人憫其貧。教得財之技。希默亦笑。陳去四



洞全曰衣  
食不求足  
是去四氣  
之原  
后得曰我  
邦亦現出  
一箇頰回

氣說。且曰。天豈殺人哉。凡有口者。食有身者。衣一衣。一食。吾已足矣。復何求哉。遂不汲々乎營利。生涯清貧。不改其樂。年八十有四以歿。  
善諷子曰。余村松產也。識笹岡豹五。笹岡甫隆。皆為人魁梧大頭。篤厚君子也。盖冒笹岡家富者。除二子而無有。然則希默豈出于其家耶。而余未聞其家出若人也。然其人出于文化文政間。時代太遠。故余不及聞之耶。今觀其言行。想見其人。齒過八十。即其去四氣之効。嗚呼。達哉。  
徐少芝曰。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小山春山曰。希默去四氣之說。實確言。而曰勝氣為尤妙。  
豐島洞齋曰。去四氣。真保生之要。不然而夫滋養餌食之務。適足以害生也。  
岡田后得曰。四氣不易去。故聖人戒人曰。窒慾寡慾。而不曰去慾。絕慾。其旨微矣。人生衣食不可不營。如希默去四氣。可謂過中矣。然賢於夫貪婪無耻者也遠矣。此可以諷世也。噫。

唐齋傳

洞齋曰其  
一休師捧  
鬪體祝年  
首一般

唐齋逸其姓名以號行。文化文政間老儒也。住于江  
戶麻布雜式坊。為人沈毅博覽書史。放達不拘。歲首  
厭賀客。杳至閉門。紙書忌中。貼簾垂之。此邦俗居喪  
之禮也。歲首俗人尤忌之。隣人見而驚曰。唐齋先生  
之家誰人死。走而問之。唐齋方與友人飲酒。笑曰。此  
避俗客之策也。平素嗜醃菜根。多畜之。其壓石屢為  
人所盜去。唐齋乃命石工悉鑄法名人以為墓石。不  
復盜去。後避塵囂。讀書于麻布仙臺坂桃樹院。于東  
海道程谷驛室林寺中東輝庵。遂歿焉。

善諷子曰。余亦嘗讀書于甲州山寺。清寂殊可愛矣。  
唐齋避俗客之策奇甚。而余未學之。又唐齋每食。縮  
飯一椀。撒庭與雀。數百噴。來啄甚狎。拍手輒集。  
殊有幽致。

徐少芝曰。昔人有額其齋曰。待死者。雖用意不同。  
而曠達之見。可謂無獨有耦矣。

小山春山曰。唐齋曠達之士。而不讀老莊。讀經史。  
是可異也。

豐島洞齋曰。都人多拘忌。唐齋任放作此態者。蓋  
亦諷世多矣。

窻村竹傳

窻村竹名敏包稱千次郎號青莪堂多田氏住于江  
戶青山熊野橫街幼而孤好學善詠歌家貧以賣菜  
為業茅屋柴扉窻前多種竹業暇吟咏其下故人號  
之窻村竹以古歌有窻村竹語直自號窻村竹云村  
竹年過知命名聲藉甚從游頗多貴人權官亦往往  
下問弟子或愧其賣菜勸之罷村竹不肯一日賣菜  
而歸過麻布足輕坊々為其侯邸內間道故貴人徑  
之則必偃槍而過會村竹所識貴人小濱某從者十  
餘人偃槍而來村竹遙望之嫌其管笠芒鞋荷擔而

后得曰風  
致可掬

洞全曰能  
摸寫唐突  
形狀如親  
觀

見之也將避之入一武人門伏梅樹下武人見之大  
怒提挺來曰汝胡為者顧必盜也村竹謝曰鄙人賣  
菜翁也今遇所識貴人避之而然幸賜恕宥武人弗  
聽將擊之村竹走出武人追之而小濱某方至見村  
竹曰先生契濶今日僕將訪先生禮貌而過武人見  
之不敢追村竹更頓首謝武人々々纔宥焉既而一  
男子過又呼村竹曰先生活業已了乎慰勞而去武  
人恠而問之曰彼何如翁曰彼賣菜翁而能和歌號  
窻村竹者也武人曰然乎余亦聞其名久矣乃與同  
志四五人謀攜歌稿及嘉魚訪村竹廬謝嚮無狀且

后行曰題  
已奇非今  
日歌人所  
咏

徐以芝曰  
當頭棒喝

乞削正。村竹謝不肖。咏歌似之曰。螢。佐邊。雪。佐邊。未  
太聚。禰盤我。加羅昏。幾窓乃。村竹。村竹咏歌敏捷。嘗  
以堪忍二字為題。一日咏一百首。皆戒流俗含譏諷  
有古人之遺。云文化初年八十有二以歿。  
善諷子曰。村竹之謙遜不誇。武人之悔悟尊賢。可謂  
雙美矣。嗚呼。今之諧歌者。流徒咏花鳥風月。傲然自  
足。不知其為無用閒人也。悲夫。  
徐少芝曰。託業不必高。而極饒高人風趣。  
小山春山曰。五六十年以前。市隱如窓村竹者。往  
往有之。今欲見之。不可得。讀此篇。不能無感焉。

豐島洞齋曰。賣菜翁亦奇人。不啻奇人。其不辭賣  
菜之賤業。又可以觀其廉介。蓋廢此業。則必至求  
恤於弟子。甘賤業以自活。優於受人恤。是所以為  
賣菜翁耳。  
岡田后得曰。古人隱于抱關擊柝。隱于賣菜。亦何  
不可之有。賢於夫白髮種々。拜塵拂鬚者也。遠矣。  
吁。

小山與一兵衛傳

與一兵衛名壽信。小山氏與一兵衛其通稱。備前國邑久郡富岡村農夫也。家頗富。從岡山藩士松島省內受心學。天性仁慈。見人之子弟無賴者。輒誘掖教諭。必歸善而後已。由是惡少年感化者甚衆矣。藩主聞之。褒賞者三。與一常稱難有。夕夕猶謂幸甚也。每日早起拜父母。輒稱難有。次見兄弟妻子。輒又稱難有。人笑曰。此每朝常事也。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夫貧苦病死。人生之所難免。而今一家無恙相見。豈不亦難有乎。嘗途上遇驟雨。走歸。蹶而顛。其僕扶起。

后得日限今日無此人

又曰洵然

洞全曰武弁不得不得一不怒與一不怒得不一驚又曰土地神作社如何又曰嚮之怒者忽作

傷膝血淋漓。與一執巾拭之。輒稱難有。僕曰。主公被傷。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若折脛為跛。亦未奈之何。而今僅傷膝耳。豈不亦難有乎。又嘗遇馬逸。為其所踬倒。與一驚起。輒稱難有。見者大笑曰。子為馬所踬倒。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吾若為馬所踬死。亦未奈之何。而今無恙。污衣耳。豈不亦難有乎。嘗賽土地神。士女雜還。誤衝突一武弁。輒稱難有。武弁大怒曰。汝不謝無狀。而稱難有。反嘲弄我。按刀而前。與一驚曰。賤老前村農夫。與一者也。稱難有。此平生口癖。故村人號賤老曰難有。與一請幸賜恕宥。武弁曰。余

近世偉人傳

長集白編下

三

蒲生氏

笑妙

亦曾聞難有與一之名。汝即是邪大笑而去。與一寬政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與一稱難有。亦甚有理。世之悻々者。可以鑒焉。昔者司馬徽稱好與一。亦殆乎其入耶。

徐少芝曰。事々退一步。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小山春山曰。以與一難有之意處世。糲食敝衣。何事不足。此文洵足諷世矣。

豐島洞齋曰。與一每事稱難有。亦張公藝書忍字百餘之意。有此意。何事不難有。

五十嵐氏名喜美。羽州松嶺藩士。五十嵐喜平次之

女也。嫁同藩士村田平九郎。平九為會計長。闔藩稱

后得日的  
是賢婦人

其清廉。賓客恒盈座。喜美自辨杯盤。賓客無不盡歡。

暇則織絹裁衣。或讀國史。教戒子弟。闔藩稱其婦道。

天保丁酉。平九祇役江戶。以疾歿。有二子。喜美聞訃。

慟哭欲絕。已而拭淚曰。死者不復生。妾訓二子。使成人。以報夫君。乃使二子就學。藩士冬月特講武技。喜美每夜五更起。作搏飯與二子。促而往講武場。長子其次年漸長。請讀史記。喜美大喜。即日傾囊購與之。

近世偉人傳 卷四編下 三十一 蒲生氏村

嘉永壬子。其次徙于江戶下谷邸。貧甚。喜美乃製糖菓。雇人賣之。又學陶法。洛燒者。經年頗精巧。商賈陸續來購之。村田窰之名聞遠近。使孫榮作學於安積良齋。々々。歿後。學於鷲津毅堂。其學資喜美昏辨之。元治紀元。其次以藩命。又歸松嶺家。計復窘迫。喜美年六十餘。志氣不少屈。戒其次曰。勿以貧故廢學。乃使孫榮作學。鶴岡學校。明治元年。榮作擢為貢士。祇役京師。已而松嶺及宗藩鶴岡皆黨會津。抗官軍。榮作在嫌疑間。措置得宜。十二月無恙歸藩。々々。榮作不利藩主。以其與上國知友。通信疑之也。喜美

嘆曰。吁。我老矣。不及見兒孫之有為乎。深夜潛起。浴井水。以禱神。二年己巳。榮作被按察使徵。赴陸前白石府。乃作書請迎養祖母喜美。々々。諾之。携次子平作及曾孫某。到白石官舍。無何。按察使廢。按察使次官坊城俊章任山形縣知事。榮作為之屬官。徙山形。十一月喜美病發。一日顧兒孫曰。我多年刻苦。得使二子一孫成立。死而有辭於夫君。復奚憾。但我死後。汝等宜盡忠節。於朝廷慎勿忘我言。兒孫擁枕更供水。喜美輒瞑。年六十六。坊城知事賦國詩三首以弔之云。

后得曰亦是賢婦人

清水氏名登世。遠州敷知郡白根村清水惣作之女。年甫笄。嫁同國掛川驛山内彦十。為人温静淑婉。性慈惠。善事舅姑。未曾失其歡心。治家勤儉。無故不作珍膳佳羹。不使子女縱為驕奢華靡之事。一家清肅。使夫無内顧之累。故夫善從商業於外。致豐富焉。其女婿川上源吉。嘗罹篤疾。眾醫束手。登世每夜被髮浴井水。以禱神。已而病漸癒。源吉有文學。登世曾謂曰。子有文學。苟屈節宦遊都下。則富貴豈不可庶幾哉。愛之如所生。有一老尼。自北越來。無所寄。登世憫之。築觀音堂於其所有之山上。而使居之。尼感其慈。

又曰山莊真樂

惠終身不去。每秋採松蕈以饋登世。亦及松蕈之候。則携子女訪尼。以為樂。云年六十二以歿。會葬者數百千人。善諷子曰。二婦操行。皆足以為閨閭之模範矣。而其同浴水禱神。並有驗。古人云。至誠感神。豈二婦之謂邪。徐少芝曰。子闇作偉人傳。既為鬚眉勸。又為閨閭勸。讀此二婦合傳。亦足知子闇之深心。陳衡山曰。巾幗而丈夫者。于古嘗有之矣。如木蘭從軍。崇嘏奪元等類。不可枚舉。但所成有大小耳。



二婦列之偉人傳。正可為天下男子勸。孫君異曰。婦德無極。至今日將有不可言者。子闇作此傳。二婦耶。抑以風今世之為婦女者耶。可與女誠並傳矣。

小山春山曰。二女行誼可並傳。而五十嵐氏之苦節。尤足傳者。文之詳略。頗見立傳構思。

岡田后得曰。尼山云。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五十嵐氏貧而無怨。清水氏富而無驕。雖自有難易。此二者今世之所難。子闇兄以為合傳。其旨微矣。

其樂  
又曰山

阿部樂壽傳

阿部樂壽。始稱豐樂。住于麴坊第八街。以絃歌為業。安政弘化間。諸侯旗下。及富商之閨秀。多為之弟子。門戶甚盛。余內子森田氏亦就學焉。戊辰之變。其業頓衰。年亦老。內子憐之。延家而養。豐樂喜曰。妾無復望於人世。乃削髮。自號樂壽。日念佛。然尚以絃歌遊於貴人富商之家。多不在家。常喜施錢。道路廢疾。餓者。人意其貯財而抵死不藏。一金嘗用。金若干。建碑于其父墓上。父曰嘉樂。善笑話。出淵圓朝等亦出其門。故其建碑為薦事也。圓朝周旋甚力云。樂壽嘗開

古稀壽筵命陶工多造杯金泥書壽字以頒知己特

獻余大杯二箇曰妾以絃歌而鳴先生以文學而鳴

敢侑祝酒後三年罹中風而歿  
善諷子曰樂壽每朝鷄鳴輒起盥漱念佛至死未嘗

一日廢也亦可謂有恒矣嗚呼精乎一藝者自有不  
凡處焉方其死余作文祭之其文曰  
維明治廿年五月九日蒲生重章以清酌時羞之奠  
祭於阿部樂壽之靈嗚呼樂壽年過古稀未嘗卧病  
善食不衰日賽神佛扶杖而之昨自剃髮將詣蓮師  
裝束方就俄然自頽家人驚視扶之不支一卧如睡

洞齋曰句  
句妥調不  
覺有韻

日以至危嗚呼樂壽無兒可依寓我廿年情等諸姨  
且汝絕技絃歌冠時笑話滑稽亦解人頤又有奇節  
嘗建父碑不借人力皆自辨資天性慈惠有得輒施  
故雖好貨死無餘財嗚呼樂壽世情如埃弟子雖多  
今不復來棺擲衣衾誰為捐貲我與內子厚理葬儀  
駒籠之原馬鬣成堆以為汝宅汝其歸之嗚呼衰哉  
尚饗

徐少芝曰樂壽之言曰妾以絃歌鳴先生以文學  
鳴然則人特患無所鳴耳推斯言也上而以道德  
鳴以勉業鳴以博物致知鳴下而以一技一藝鳴

近世偉人傳 卷四 蒲生重章

無之不可鳴也。若數者無一鳴，則求如以絃歌鳴者，而不可得也。悲夫。

陳衡山曰：一技之長，已堪不朽，可以愧天下後世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孫君異曰：往年春，余遊日本，過善諷子家，出所為樂壽祭文見，眎曾為加評。今讀此傳，敘其平昔較更完備，樂壽有知，自當斷結于地下。

又曰：不假塗飾，而情真語摯，沈痛動人。語云：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子闇待僕媪如此，其交友接物，蓋可知矣。人間俠骨當在子闇先生。

小山春山曰：子闇好成人之美，有一技一能之長者，必採而立傳。叔之偉人傳中不數，若樂壽併其身而養之，何其仁也。願子闇陰德，其必有報乎子孫矣。

又曰：子闇愛養義僕貞媪數十年，使死而安寔窆。世之口飽膏粱，身纏錦繡，而遺其親疎骨肉者，聞子闇之風，可少愧哉。

岡田后得曰：樂壽婆善為人周旋奔走，多不在家，所謂一片婆心，樂壽婆是已。

尺牘代後序

北賀

橫江喜九

謹啓。先生康健。欣賀々々。嘗購大著偉人傳讀之。有二三紙闕。請先生補之。先生見問。偉人履歷。生乃謂吾鄉東方芝山。不耻為偉人。便詳紀履歷以贈。不識先生立之傳否。義集四編已上梓否。先生著佳。人傳欲見偏。問書肆。無有。全書幾卷。載何人耶。願賜回報。嗚呼。數年朝夕誦之。不倦。先生之偉人傳也。繙則遺寢忘食。先生之偉人傳也。雖然。於世道人心。無補。則不欲讀也。生於大著得益多。謹謝。著書不得益人。尚可恕。至害世道人心。可勝慨耶。先生以為何如。

聚亭曰讀拙著忘寢食。真是千古知己。又曰洵然々々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題跋

讀聚亭蒲生先生偉人傳八編。率賦奉寄。用其與

溝口桂巖唱和之瑤韻。北筑。月形順拜具

東海名士蒲先生。不讓仲繩與君平。天下紛紛求利。急誰將道義。領孤精昔年。跋涉窮東北。罵殺英黎。又亞墨歸來。大隱在城中。慷慨悲歌。淚沾臆。著書瀝出寸心丹。清貧何復顧。饑寒臺閣諸公。多英傑。何不徵

君列諫官。平生痛駁西洋術。維持皇道。揮椽筆。々端善諷出天心。萬口喧傳成八表。焚香坐讀遠懷君。重接羊標。未有因却憶龍川書。尚在布衣憂國。豈無人。

聚亭曰余作君先人傳。君因數訪余。有此寵贈。可謂知己矣。

又曰一結筆力扛鼎

聚亭曰總  
生君博學  
敏才咳唾  
皆成珠玉

又曰前聯  
他人有心  
我付度之  
後聯雖溢  
美亦先獲  
我心

又曰石川  
君患眼殆  
似張藉詩  
亦氣骨不  
愧張藉

又曰二聯  
皆妙不似  
少年之作

又曰湖山  
翁嘗稱片  
山君曰作  
家今讀此  
詩知其言  
之信矣

秋日訪蒲生子閣席上賦請正 總生寬拜  
常坐閑亭筆硯親。文章刻苦度昏晨。園中花卉渾奇  
趣。宛似先生紀偉人。

奉寄呈聚亭先生 豐前 重松行再拜

大著幾篇吐肺肝。維持名教事何難。天之所命我誰  
怨。人不相容躬自安。忠憤眉山善憂國。高風栗里夙  
辭官。文壇故老多凋落。想見先生傲骨寒。

又 東京 石川三造拜

翰墨場中寄靜娛。先生誰識是真儒。傷時諷世情何  
切。撫古論今事豈迂。絕代文章優博士。幾篇佳傳起

懦夫苦心偏欲支。斯道也異名奔利走徒。

又 秋田 橫山貞一郎拜

富貴功名一羽輕。苟完不復覓餘贏。炊經酌史娛高  
志。嘯月吟風養道情。人在乾坤無愧怍。海之內外夥  
交盟。曾襟灑落忠貞節。宛是當年公子荆。

又 用丁亥除夕瑤韻 東武 片山正慙拜

數篇珠玉直連城。萬卷盈胸咳唾成。竒蹟網羅今暨  
古。偉人現出死如生。歲寒香動瘦梅影。窮厄名垂高  
士情。國事紛紛不堪說。書燈剔盡坐深更。

又 全 清水雪雄拜

聚亭曰余未識其人郵送此二詩和以為知已既而惠然見訪果非凡人

又曰機事余有年既仕文部省罷教授板橋驛戊子夏以疾歿此文實為其絕筆意又曰之子妙齡有文才不怠必成作家

書窮萬卷百家流。早挂我冠意自優。氣概如君世安在。風神直向古人求。有所不為乃有為。丈夫畢竟只要奇。請看卓犖古今士。不逐紛紛世上兒。

鐵硯銘奉呈蒲夫子 備中 松原機稱清三郎

一塊之鐵。良冶鍛鍊。或為莫耶。或為此硯。武夫揮劍。所斫幾人。不若夫子。筆誅古今。於戲硯乎。得其所托。青史垂名。千載赫灼。

謹題偉人傳後 南總 石原三五

閑伴琴書謝世緣。知將富貴比雲煙。先生志節若相

問松柏傲寒霜雪天。

謹跋近世偉人傳九編 北總 奧原經營

可以起國利。可以計民福。可以維持人心。可以挽回世運。嗚呼。偉人傳之效。不亦偉乎。余向在于先生之門耳。聞先生之言。目見先生之文。常畏服其卓論。偉說。近日聞偉人傳第九編成。聊書以告讀者。明治廿一年鞠有黃花之月。

丁亥除夕戊子鷄晨詩錄以代自跋聚亭幽人

卅年為客在京城。憂國焦心何所成。桂玉艱辛過半世。史編規諷慰餘生。青山一夜牽鄉夢。白髮千莖妨

又曰經營在吾門善講說既去數存問余感其厚誼故其文亦簡潔有味如此

傳懋元曰老筆以樸勝而慨當以慷有詩史憂時言外意顧敦喜

怨而不怒  
寄託彌深  
深得詩人  
忠厚之旨  
鱸松塘曰  
二聯鍛鍊  
具至可謂  
情文雙到  
矣又曰喜事  
又曰喜事  
襟可想矣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

蒲生氏村

官情多謝寒燈獨憐我榮々守歲伴殘更

又迓明治戊子春熙々初日照衡門八人兒女天倫

厚世卷私書吾道存大國嘉賓來有約來有傳顧二君

敞廬窮鬼去無痕償宿債矣悉今朝喜事向誰語先對來過之約

梅。花。開。酒。樽。總生古道曰前聯實寫有情歡有清娛。後聯豪懷濶達。一結平易而言喜韻致。

明治廿二年己丑四月廿二日版權免許第五編繼出。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今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同 麴町今目八番地

# 發 行 行 書 林

信州 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室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全 二丁目  
芝 大神宮前  
全 二丁目  
本 銀町二丁目  
横 山町一丁目  
淺 草茅町二丁目  
全 廣小路  
南 傳馬町二丁目  
通 一丁目  
池 田端仲町  
飯 田町一丁目  
馬 喰町二丁目  
柳 原

鼠 屋甲造  
秋 田屋市衛  
伊 丹屋善兵衛  
須 原屋茂兵衛  
山 城屋佐兵衛  
須 原屋新兵衛  
和 泉屋吉兵衛  
和 泉屋市兵衛  
和 泉屋孝之助  
出 雲寺萬次郎  
須 原屋伊兵衛  
淺 倉屋久兵衛  
近 江屋半七衛  
長 門屋龜七  
岡 村屋片助  
櫻 水屋多吉  
森 屋治兵衛  
川 越屋松次郎

010190530391

48-13357

